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五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二首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

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来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

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

遜之故而遜遜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

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聾頑狡若不愛惜愼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

不與自近世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来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

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

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来南省第十人以上别

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

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

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

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

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

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

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畧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為不

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為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畧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

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内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絶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為益不小後來不嘗降出施行竊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為怪當使誰任其憂

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

行

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燕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

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

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

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説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燕傳之天下

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為天子絶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絶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别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縁上件教坊致語

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
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
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
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
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

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

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淩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謡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

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熈河諸將力戰以獲果莊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

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溥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寃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

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茍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别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来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

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吴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

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

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椿料便令計置今来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壊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考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令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歳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虗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来歳當

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横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為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輙繕寫進呈自祖宗以来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

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来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録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黄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别人寫録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寛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

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殁則又妄意

陛下以為王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吕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

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見

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隲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

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寛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寛饒忠直不畏强禦自侯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隷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寛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寛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寛饒自到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

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

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

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内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恐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黄郭槩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既以附會小人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摭之之口欲以苟悦其意正

如向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𥳑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為諫議天下知其為巖叟也又貼黄臣所舉自代人黄庭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吕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為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黄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㑹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闗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黄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為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别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

可備獻納抖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謟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鋭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

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

一言及光没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翚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翚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頼聖明不以此罪翚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翚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貼黄臣曽親聞司馬光稱翚忠義及見光親書簡帖

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稱鞏之賢

真迹見在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劾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

宣旨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勲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閒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

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于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穜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竊以為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

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来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為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跡有同

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而来之乎朝廷日近稍寛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吕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

用哉今既稍寛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汗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為修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

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啟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穜蟣蝨小臣而敢為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

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為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来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寛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

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惷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黄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揺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

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
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
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
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
所每因進讀之閒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盡言庶補萬
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
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
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

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

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於仲通以二十萬人没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禄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

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葢為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土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

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録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荅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

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
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
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
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
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
本儒者不樂為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
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
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今来非敢為確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為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

臣為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誹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為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

膀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

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本是滿盈力求閒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来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讐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

州教授周種以小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隱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

臣此又臣非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禄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敝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

受誣蔑聖明在上膚受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竊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止

貼黄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虚實但以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黄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東坡全集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劉仲鶴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首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某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

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賣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令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

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

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某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

姦猾人户及攬納人递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剥日以滋多去年估剥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鎻鞭撻典賣竭産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

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奸之人為首糾率容行葺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户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拑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㘅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明日人户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為本家有和買細絹共三十七

疋章等為見逓年例只是將輕踈糊藥紬絹納官今年本州為綱運估剥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踈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扸撮専揀扇揺衆戶叫噉投州嚇脇官吏令只依逓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踈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踈短絹多被揀退尋扸撮翁誠叫屈

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拑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户扇揺叫噉稱一時投州去来衆户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户顏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税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為詐將産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

顔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大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顔章顔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揺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户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録臣此狀下本路轉運

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受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塡所有臣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税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剥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剥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某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撑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

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為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横斜撑拄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内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内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

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樽使為小屋若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日

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
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恤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
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頹墻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
即修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
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
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門伏候
勑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

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準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縁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

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比来専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令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肰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葢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

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横議之人欲收姑息之
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
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
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
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
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此知前言
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
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

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溉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来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来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

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
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
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
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
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
海船内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
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
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

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覩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

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為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啟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

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

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

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兼今来

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

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

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齎金塔祝壽

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

禮莫斯為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荅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令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絶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為

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黎

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

者非國王親屬其来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

重當與義天殊絶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

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

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船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

如有買賣許量辨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絶其来意上免
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
不勝區區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
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
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
髙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𣁾九十足錢小

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絶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刻剥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趣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鉗束私酒漏税之類必倍於平日饑貧之民無路逃

死必將聚為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
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
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㪷湧貴小民之食欲望
聖慈愍此一方遭催熈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
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
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
賜錢米但秖寛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
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

來年本路上解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
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
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寬減僥
倖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
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簇
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令逐州和糴常平斛㪷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
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趣辦爭奪相傾以

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来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户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税户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為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為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為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為深患欲乞朝廷指揮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愚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斗已及九十日長

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户歲

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絶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閒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

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户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户方雇役時每户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為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户者一也

今之議者或欲専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
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
户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勑合役空閙人户不及三番處許
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為允當何
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
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户之勞
法不簡徑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

雇役皆不應法錢唐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將為貧薄反不得雇益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户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户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户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户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户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

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閒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来三番之法尤為不通前史稱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葢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别白遵守然後為不刋之法也臣身為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

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
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户情
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即鄉户衙前卒無替期
乃是勒令長者祗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
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門並行替
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
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
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户依條理當本户色役

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前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勑條深為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

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為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令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自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

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既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募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勑條

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奸民覬望
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户放
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
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來無
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
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
募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
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

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
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即行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
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
未必人人歲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
今法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户物力厚薄等第高
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募不若
約空閒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

見均當兼可以將寛剰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户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據未及之户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户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令後遇有支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剰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户所出役錢内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

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年為一番向来指揮如空閒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空閒六年也今来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別加寛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来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閒了六年今来只許閒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

言布聞遠邇深為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
餘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户所出役錢内量行裁減
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為此名以濟其
說臣請為朝廷詰之人户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
縣有户無户日日不同加以税産開收丁口進退
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
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寛剩便行減放
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寛剩

已行減放来年不足又須却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獘横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户正以應役為苦而六色人户猶以出錢為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役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樁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户太優與六

色人户相形反為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椿留一年准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椿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户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為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獘雇人稍廣中外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黄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户官吏隱庇不差
却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
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
先後為斷為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果決條貫
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
外服目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
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

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天威謹俟
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
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
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
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

為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恩義乃是
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
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候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
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
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衷私捨
施僧院即朝廷難為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
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
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朝旨不敢

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絶後患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来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来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顔人齎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舶船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来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奸猾自圖厚利為國生事深為不

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為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来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船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船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即量度回贈本州已依

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来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即時差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来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

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船船即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㪷出糶濟饑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

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兊撥除本州倚郭畧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一十萬石於出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米尚不了兊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

間必然糴盡若秋穀未登糴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
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
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
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脩完本州廨宇未嘗施行臣
於十二月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
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
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𣂰以
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糴得一萬五

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溥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脩完廨宇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葉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温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㪷出糶及依條賑恤外竊慮所用斛㪷數多不能周足牒奉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㪷或見錢糴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㪷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

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
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
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
有違悞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
傷放稅除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
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衮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
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勅旨為兩浙淮南
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

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敕旨即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件敕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璹商議便一面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竊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

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㪷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饑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㪷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㪷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糴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餓殍今來聖恩優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温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内潤州人户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

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温叟公違敕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　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閤已蒙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為轉運使葉温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

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令温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為侍從出使一路温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況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糴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来驕奢本以糴官米為恥若非饑急豈肯来糴此皆温

吏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来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竊
縁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為之
奔走洶動而温吏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
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税賦多有不實不盡只
如蘇州積水瀰望衆所共見今来放歲分數反不及潤
州葢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
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来温吏專用放税分數為斷
深為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户口多寡不同

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温叟所定賑濟州郡即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㫖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温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況其餘州軍元

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夫私意專制多少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来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錢米足用今来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

旨分劈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温叟必是遂

非不肯應副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